

Selected Articles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on Chinese Calligraphy:

Seal Carving

印学卷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编

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

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
印学卷

荣宝斋出版社

Selected Articles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on Chinese Calligraphy:
Seal Carving

中国书法家协会 \ 主编

荣宝斋出版社

印学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中国书法家协会主编.

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 6

ISBN 978-7-5003-1141-6

I . ①当… II . ①中… III. ①篆刻-中国-文集
IV. ①J292.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0149号

责任编辑：张建平 崔伟 刘芳

特约编辑：王小飞

责任审校：江金照 王桂荷

装帧设计：郑子杰 安鸿艳

责任印制：孙行 毕景滨

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印学卷

出版发行：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西街19号

邮政编码：100052

制 版：北京腾彩图文设计中心

印 刷：廊坊市佳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8 印张：45

版 次：2010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3200

定 价：98.00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60年的书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必将在我国的书学发展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28年来，书学研究蓬勃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一批有社会影响的高水平论文。为了集中展现和记录近60年来书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成就，认真落实《中国书法发展纲要》，进一步推动当代书法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中国书法家协会组织编选了这部《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1949—2008》（以下简称《论文选》）。

《论文选》分为书史卷，理论卷，批评卷，技法、创作、教育卷，以及印学卷共五卷。论文选录的时间范围是1949年至2008年，基本要求是从公开发表的书学论文中选取。学术资料来源主要通过三大渠道：一是书法专业报刊；二是我国主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高等院校学报；三是各类书学论文集及有关专家专著等。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的历届全国书学讨论会获一等奖的论文原则上选入。每位作者在一卷内至多收录一篇论文，在五卷中收录论文一般不多于两篇。由于编选的论文在时段上跨越近60年，而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学术规范始自20世纪90年代。因此，入选论文在学术规范和体例上差异较大。论文集在注重体现学术的代表性、原创性和规范性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和特点。入选论文原则上保持最初发表时的面貌，以便客观地反映当代书学的发展轨迹。

本次编辑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各卷初选完成后，中国书法家协会多次召开编辑工作会议，就所选论文进行了反复推敲、遴选、审核、调整和复议，数易其稿，由编委会和专家组集体研究决定论文的最终取舍。由于各卷篇幅有限，同时限于编者的学识和经验，难免有遗珠之憾，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组委会

顾 问：

欧阳中石 王学仲 刘艺 李铎 佟韦 张飙
周慧珺 钟明善 尉天池 谢云

名誉主任：

沈鹏

主任：

张海 赵长青

副主任：

申万胜 朱关田 旭宇 吴东民 吴善璋 何应辉
言恭达 张业法 陈永正 邵秉仁 林岫 段成桂
聂成文 陈洪武 戴志祺 白煦 张建平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旭 方爱龙 王荐 王彦 王立民 王伟林 王怡平
王荣生 王家新 叶培贵 叶鹏飞 叶耀才 尼亚孜·克里木
白砥 石峰 任宗厚 刘恒 刘文华 刘宗超 刘宝静
刘金凯 孙源 安继越 朱培尔 朱以撒 朱关田 吴振锋
吴震启 张戈 张辛 张天弓 张本义 张陆一 张建平
张金梁 张铁锁 张稼人 张艺群 李强 李一 李刚田
谷谿 邱振中 陈中渐 陈振濂 周志高 周俊杰 周祥林
郑训佐 段军 侯开嘉 姚国瑾 姜寿田 胡传海 胡志亮
赵海明 唐宏雄 容铁 桂雍 袁卫平 高庆春 崔陟
崔志强 曹建 曹宝麟 章巧贞 黄君 黄惇 彭利铭
詹冰莹 赖非 蔡祥麟 潘良桢 颜振卿 燕守谷 戴文
戴跃 魏启鹏

学术审读：(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旭 王世徵 丛文俊 刘江 刘守安
张天弓 李刚田 言恭达 郑晓华 韩天衡

编委会

名誉主编：沈 鹏

主 编：张 海 赵长青

执行主编：朱关田 陈洪武

执行副主编：刘 恒 周志高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伟林 王荣生 刘 恒 刘守安 刘金凯 孙慰祖

朱关田 张 海 李刚田 谷 翘 邱振中 陈洪武

陈振濂 周志高 周俊杰 郑晓华 赵长青 黄 悄

编 辑：胡基魁 刘照剑

执行编辑：蒙建军

五分卷编辑人员：

1. 书史卷

主 编：陈振濂 执行主编：刘守安

编 辑：杨 磊 高秀清 冯广贺 王亚辉 王晓亮 张百军

2. 理论卷

主 编：邱振中 执行主编：郑晓华

编 辑：胡 泊 张远晴 宋 涛 丁 平 史忠平 白 锐
李剑锋 梅丽君 吕雪菲

3. 批评卷

主 编：周俊杰 执行主编：王荣生

编 辑：孟会祥 姜寿田 黄俊俭

4. 技法、创作、教育卷

主 编：黄 悄 执行主编：王伟林

编 辑：王伟林 陈道义 张恨无

5. 印学卷

主 编：李刚田 执行主编：孙慰祖

编 辑：张炜羽 朱培尔 张钰霖 孔品屏

总 序

□张海

书法艺术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随着汉字不断发展变化，承载着厚重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书法理论的出现，书法艺术更是进入了自觉的发展阶段。人们以书谈艺、以书论道、以艺品人，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书论体系，在门类众多的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百花园中，书论是一朵弥足珍贵的艳丽奇葩。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革，在此形势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国人经历了一个对传统文化痛苦反思和再认识的过程。时至今日，在经过东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反复碰撞之后，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发展延续的精神支柱，其中许多合理部分，不但至今仍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而且对于矫治西方工具理性过分膨胀而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失为一张良方。比如书法艺术所展示的中国人的诗意图生活理想，当代西方思想界也承认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理想境界。

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在当代也遭遇了和传统文化同样的命运。在经历了反复的碰撞和痛苦的反思之后，人们的认识渐趋统一。今天书法艺术的蓬勃复兴即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回顾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来，尽管道路曲折坎坷，书法艺术及其理论仍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这种发展更是蓬蓬勃勃，充满生机，使我们对书法艺术的未来充满信心。

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1949—2008》，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及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28年以来书学理论成果的总结，所收录的书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一部记录时代、见证历史的书，编选此书，充分贯彻学术性、代表性和前瞻性的原则，为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书法理论和成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当代书法理论研究蓬勃发展，与传统书论相比，不但其深度和广度大大增加，而且其规模、方式、手段也有了空前的拓展。这60年来发表的书学论文，大大超过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论文数量。而且书法理论研究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

又借鉴了西方科学的、美学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研究的视角更宽阔、思维更缜密、手段更多样丰富。

当代书学研究学科分工更细，与传统的综合理论相比，现代书论进一步细化为书法本体论研究、书法史学研究、书学美学研究、书法文化研究、书法教育研究和书法技法研究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书法学科体系的建立，使书法理论研究较之古代更加系统化，更加有利于书法教育的普及，使书法教育高出感性认识和技法传授的层次，建立在更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上。

当代书法理论研究努力拓展学科领域，积极开展边缘学科的研究，从而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如书法与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敦煌学及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形成许多颇具前景的边缘学科。这对书法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代书法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对于规模空前的书法热潮，理论界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实践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都在理论界引起广泛的讨论，最终达成一定的理论共识又反过来影响、指导创作实践。可以说，书法界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当代许多书法理论家同时又是卓有成就的书法家对书学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以自己的实践作了深入的诠释，他们自己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堪称典范，他们的理论成果在艺术实践上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当代书法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主要是在东西方学术话语的转换上还有许多隔膜和生硬之处。书法这种典型的东方艺术，与中国传统的学术语境有着和谐的关系。然而，传统的学术话语多是感悟式的、直觉式的、互动式的，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空间，因此也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今天，当我们企图用西方科学缜密的思维方式去规范它的时候，会发现总有几分枘圆凿、扞格不合，这种文化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给书法界提出了新的课题，促使我们去寻找消除这种差异的新思维、新路径。

书法实践的不断发现，总会给理论提出许多新的课题，这也是书法理论不断推进深入的永恒动力。《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1949—2008》的编辑出版，使书法理论界得以观照自身，总结过去，从而把当代书法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目 录

玺印探源	温廷宽 / 001
试说殷墟新出土的铜玺	李学勤 / 017
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	罗福颐 / 020
古玺秦汉印及其余绪	马承源 / 060
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	叶其峰 / 067
先秦玺印艺术风格述略	徐 畅 / 079
古代肖形印概述	王伯敏 / 096
历代印匱封泥综述	傅嘉仪 / 105
秦官印考述	王人聪 / 128
秦私印概论	萧春源 / 151
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年代与意义	张懋容 / 166
匈奴官印综论	黄盛璋 / 175
隋唐官印体制的形成及主要表现	孙慰祖 / 193
隋唐官印的认识和研究	曹锦炎 / 206
略论唐宋书画上所钤的公私印记	徐邦达 / 213
金代官印的使用、制造与形制特点	景 爱 / 220
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	照那斯图 / 235
元代无边栏押印与黑城文书	孙家潭 / 256
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	沙孟海 / 264
试论金石学与篆刻学的关系	朱关田 / 267
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的三个阶段	黄 悅 / 271
元明清印论中的学古观	蔡显良 / 292
明清篆刻流派概述	方去疾 / 299
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论五百年篆刻流派艺术的出新	韩天衡 / 305

关于明清篆刻历史研究的思考	戴家妙 / 318
文彭仕途事迹考	周新月 / 327
朱简生平考略	刘东芹 / 344
明末清初印人身份的变迁及其背景初探	朱天曙 / 355
明末清初的吴门篆刻	陈道义 / 371
明末清初篆刻家丁良卯考	黄涌泉 / 391
试论“西泠四家”的篆刻艺术	罗未子 / 396
丁敬的名号	林乾良 / 405
丁敬篆刻艺术的文化基础和源头	方小壮 / 414
高凤翰和他的篆刻艺术	张郁明 / 431
蒋仁的生平	朱 琪 / 436
清代的扬州篆刻	祝 竹 / 443
赵之谦刻印辨伪	钱君匋 / 453
赵之谦无年款篆刻年代考	邹 涛 / 457
钱松印艺琐谈	童衍方 / 475
吴昌硕先生史实考订	王个簃 / 485
黄牧甫早年家事与身世初探	董 建 / 490
——由其父黄德华《竹瑞堂诗钞》切入	
丁辅之的篆刻艺术生涯简述	丁利年 / 501
吴隐和西泠印社	茅子良 潘德熙 / 512
吴隐与早期西泠印社出版的印学图籍	沈慧兴 / 518
白石老人的篆刻艺术	傅抱石 / 532
——《齐白石作品集·印谱》序	
齐白石篆刻艺术略论	马国权 / 543
安持精舍印话	陈巨来 / 556
然犀室印学心印	来楚生 / 560
孙龙父谈印笔札	孙龙父 / 566
篆刻技法成因的历史分析	胡小罕 / 569
汉印风格浅析	单晓天 张用博 / 579
简谈元朱文	叶潞渊 / 600

谈篆刻艺术的篆法、刀法与章法	叶一苇 / 604
唐宋至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对吉金古文入印与古玺创作之影响	张炜羽 / 626
刀意刍论	于良子 / 640
赵之谦篆刻艺术的刀法研究	舒文扬 / 647
善用残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之一章	刘 江 / 664
篆刻的节奏感	张耕源 / 682
印款概论	萧高洪 / 687
篆刻史的逻辑与篆刻新观念	辛 尘 / 708
20世纪的鸟虫篆印创作	谷松章 / 717
篆刻审美文化的当代转型	朱培尔 / 724
论当代篆刻的中介抉择、审美觉悟与艺术底线	王琪森 / 731
《杨氏集古印谱》考辨	孙向群 / 738
周亮工与《印人传》及其版本问题	柴子英 / 746
巴莲舫先生摹汉印谱	余 正 / 750
论清代学者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证》的时代背景、学术 渊源与意义	孙 淳 / 760
“万印楼”藏印及《十钟山房印举》的成书过程、体例及版本考说	陆明君 / 776
略论吴昌硕的《朴巢印存》及其他	祝遂之 / 786
编后记	/794

壶印探源

□温廷宽

壶印是我国历史文物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仅是一种器物，也是一种艺术品。由于壶印长期广泛地用在代表权力和信验方面，秦汉以后，人们都按照习惯的解释，把壶印的定义也局限在权力和信验范围以内，并认为壶印在战国才开始出现，直到今天，多数人仍坚持这种看法。我们姑且不谈唐宋以后用在书面上的非姓名、职官的大量印章艺术品，就从出土的汉晋以前的早期实物中，也能看到不少吉语、箴言、神鬼等文字壶印和形肖花纹、模印铜器、陶器铭文之类的壶印。对于这些东西，就很难用代表权力和信验之用去解释它们。历代印书大都把这类东西列为杂印或混入官私印中，也有人认为这些都不能算是壶印或真正的壶印，但从形制上看，它们又和姓名职官壶印没有什么区别，不承认它们是壶印，又是什么呢？如果是壶印，但非权力信验之物，又应该怎样去解释它们呢？早在1936年马衡先生序《古鉴斋藏印》文字中曾提出过一些看法，说他曾和唐立庵议论过壶印起源问题，“唐君以为壶印抑埴之制，昉自陶范，……余韪其说”，文中并以安阳出土物（见本文第三节）作为证明。1940年黄宾虹先生在《竹北移古印存》弁言中又说：“古代匱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阴识，皆由此出。”至于引用陈簠斋与友人书及大圆肖形古印拓作为夏或商的壶印的物证，经近代科学发掘，已明确是相当于战国至汉初时的巴蜀文字印，就不必再说了，但马、唐、黄三位先生从铜器匱范阐发壶印起源的见解，是值得重视并应该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的问题。

这里，仅就壶印的定义、应用方面和最早的实物来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关于玺印的定义

从字义说来，玺和印虽然是两个字，但作为器物的名称，在人们的概念中，实际是一种东西。按传统解释，不外代表权力和信验之物两个互相联系的说法。据东汉蔡邕《独断》说：“玺者印也，印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又引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魏张揖《广雅·释器》：“印谓之玺。”看来，玺字为帝王专用，是秦代以后的事。印字作为器物名称，较玺字为晚，但《韩非子·外储说》已有“太子之人，尽怀印玺（或作印为）”。《商君书·定分》也有：“封以法令之长印”，“封以禁印”等字句，印字作器物名称，在战国时期确已出现，至于普遍地使用印字代替已往通用的玺字，还是秦以后的事。

这里先说玺字，现存最早释玺的字书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和刘熙《释名》。《说文》释玺字为：“玺，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说文》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清洪亮吉曾加以否定，他说：“说文字皆本训，独玺字云王者印也，则本秦汉之制言之，非玺字本训”（见《更生斋文集·释玺一篇示及门吕玺》）。从战国玺印实物看来，无论官私玺，多用玺字（作鉢、牼等字形），很少用印字。《独断》所谓“古者尊卑共之”是可靠的。《说文》释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解释从土之义也比较含混（按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以《御览》引《说文》作“以守土”，解释成“天付尔此器，俾宝之以尔土”），并未接触到玺字的本训。《释名·释书契》释玺为：“玺，徙也，封物使转徙而不可发也”。《释名》是一部“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辩物之意”的训诂之书，“中间颇伤于穿凿”（引文均见《四库提要》），不能不令人怀疑。我们知道，玺字出现很早，《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还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国语·鲁语》记此事，也有“追而予之玺书”句（《玉海》引《世本》谓：“鲁昭公始作玺”，是错误的，因襄公早于昭公）。《周礼·秋官·职金》：“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嫌恶，与其数量。楨而玺之”。《礼记·月令》孟冬之月有“慎管籥，固封玺”（一作“固封疆”，

《吕氏春秋·孟冬纪》采入作玺，印封之意，从高诱注）。这些记载，足以说明玺并非只用于流动之物。刘熙只看到当时广泛使用玺印在递寄之物上，不顾其他而作了“封物使转徙”的解释，也就片面牵强了。此后如《玉篇》、《一切经义》引《苍颉篇》……直到清代许多字书，大都因袭《说文》和《释名》的成说，一直沿误下来。

那么，究竟应如何解释玺字呢？我想就较可靠的先秦古籍，引《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中一段文字较为妥当：

民之于上，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

这里是以玺的使用特点作比喻，却基本解决了玺的定义问题，现就以出土的古玺文字作证。

在战国以前的古玺实物中，我们往往看到一些有“木”字的独字玺，从形制上看，有些是早期之物，这个“木”字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文》也有一个“木”字，列入八部，因这字常见于经典，多是语助辞，乃释为会意字：“词之必然也，从入、丨、八，像气之分散。”清段玉裁认为：“后世多以尔字为之。”在各种研究《说文》的著作中，还没有从玺印方面去解释它的，《说文》之“木”与古玺之“木”，是否为一字，问题较复杂，不打算在本文中探讨。只就古玺上的“木”字看来，字形简单，可能是个象形字的初文。清程瑶田序《潘氏看篆楼印谱》认为木是鉢、牼两字的简化，理由似嫌不足，因为鉢、牼两字的金旁、土旁和木并列而未联笔，各成一单元，无论繁简，谁先谁后，“木”字似应得到解释，不解释“木”字则未解决问题。林义光《文源》释“爾”为“櫛”字古写，像络丝树之形，网为缠丝，则“木”应是木架。也还有人说“木”是纺轮，是简，是节，也都无确据。就我初步看来，“木”大致可以说是个象形字，它普遍地刻铸在玺印上，可能就是已经定型的印于泥上的小工具，这个简单的字形在古玺上有各种样式（图1），大部分在上端总保留着竖画或凸起的顶，颇像个柄或钮，下部三垂画，也有下按之势。古玺字面铸刻本身形象，按出印迹正代表本身。象形字总先于兼象形的指事和会意字，我认为土、金两字旁是后加的，木加土旁是说明按在泥上，转为象形兼会意字，木加金旁和土旁性质不同，是以铜质居多，又进一步表明金属质地，

单独木字的古玺有些较早，也以土旁居多，金旁较少见，可能加土旁早于金旁。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释玺字，认为“用印以泥，故从土”，当是从《淮南子·齐俗训》：“若玺之抑埴”的引申。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认为：“在简牍之世，其用必与土相需，故其字从土”。两个解释都符合实际。洪亮吉却认为“玺字从土，古人制玺，盖皆以土为之”。罗振玉在《梦庵藏印》序文中也认为：“其制或铜、玉、土，故其为文从金、玉、土。”那么，就无法解释：

1. 为什么在许多铜质古玺上却看到土旁的“牎”字？在许多玉质古玺、陶质古玺上又看到金旁的“鉩”字呢？
2. 在大量出土的先秦玉质古玺中从未见过玉旁的“珮”，而先秦玉质独字古玺却刻着从土的“埶”字呢？（图2）

可见“木”加土旁并非表示质地。清吴清卿则否认“木”字的土旁，他在《鉩说》（见《吴斋尺牍》）中认为“省金为玉，再省为主”。从而吴在所编《说文古籀补》中释“牎”字就说：“或从土，亦金之省文”。吴氏在金石学上是渊博的，但对这一“牎”字的解释却不够审慎，金字固然由土字孳乳，但金字出现后，决不可能再与土字混淆，试翻一翻《金文编》，有不少和玺印文一样的土旁和土字（图3），为什么却看不到一个是由金简化的，也找不出一个金字、金旁简化成列举各种土字样的呢？若翻阅《古玺文字徵》也如此。在铜器、玉器、陶器制作相当发达，五行之说已经流行的春秋战国，能简化到金、土两字混淆，是难于想象的。这里还可举出一个金土并存的“鉩”独字玺和另一个“鉩”字（图4），土旁若是金字简化，这两字又如何解释？如按洪亮吉和罗振玉的说法，这块印是金属的还是陶土的呢？也是无法解答的。

就已发现的大量古玺中，到现在还没有见过金在木下如“埶”样的字，却常常遇到许多土在木下的“埶”字（图5），并且在有金旁的鉩字中，还可以见到不少木下连笔如“十”、“丨”、“丶”的样式（图6）。就我看来，这些十、丨、丶倒可能是土之简笔（如在先秦器物中可以找到“杜伯盨”之杜字简化成埶，“康侯丰丨鼎”的封字简化成埶），和上举金土并存的“鉩”、“鉩”两字基本相同。这些字形象地说明了“木”是按到泥上的，正是“以土相需”。可见鉩、鉩的金、土两旁决非同一性质，“木”示形，“土”言用，“金”指质，木加土、金旁，是由象形的初文发展成象形兼会意字，使其含意更加丰富和明确。从古代文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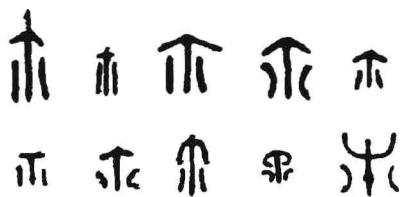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象的发展看来，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是六书递变的并存规律。这就明确了古代玺字作为器物名称的构成原意，特别是土在玺字中的意义，充分说明了它并非代表权力和信验之用的器物，而是指出了这种器物本身使用性能的特点。

至于印字，在已出土的殷代器物中，曾五见于甲骨文（图7），在西周器物中，也两见于“曾伯簠”及“毛公鼎”（图8），按罗振玉、容庚、商承祚等解

释为以手按跪人，也是象形兼会意字，原属动词。卂旁并非器物之形，而是跪人形象。《说文》则释为：“印，执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卂”。

《说文》所释卂旁，则非跪人形，乃是符节之节字，用手持节，以合于他所谓信验之意。清王筠就曾对许说提出过怀疑，他在《说文解字释例》中说：

“秦以来乃有印，故以后世之制说之……汉承秦制，独以玺为王者印之名，故凡汉帝服御之物，自古同名而异制者，皆以汉制说之，以见说文为汉代之书也。……许君所说，盖自据和帝、安帝言之，不应五经无双之人，绝无依据而野言也。惜余浅陋，不能得确证，姑发其端，以俟邃于古者考焉。”如果王筠活到现在，看见甲骨文印字，他的疑团是能打开的，但他的怀疑，却给我们以有力的启发。吴清卿也认为“许说从汉时通称”（见《鉢说》）。这都可以使人理解到，由于汉代玺印之发展，作为权力、信验使用越加广泛，许慎当时站在维护汉朝制度的立场上，抛开印字的起源和本意，也不顾当时大量存在的吉语、箴言、神鬼、形肖印的用途，遂把印字中跪人形的卂旁，曲解成符节之节字，又以印的反写“弣”字来代替动词原意，并把它和抑字混成一个字，从而阉割了印字原来包括的作为动词的涵义。商承祚在《殷墟文字类编》中精辟地指出了印和抑原是一字，他说“古文每多反书……则印与抑（弣）之非有二字明矣”。所以在秦汉印中仍能见到一些反刻的“罗”、“𠙴”、“𠙴”字，和正写的“𠙴”只是写法不同，并无不同之义（图9），足证罗、商看法的正确。看来，自从许慎《说文》释印字的卂旁之误以后，使后来许多字书也都沿袭此说，舍本逐末地来解释作为名词的印字了。如《释名·释书契》释印，除了从许说的“信”意之外，还有“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也还是由用于信验之物引申的音训。《苍颉篇》释印是“验也”，《三苍》释印是“信也”、“检也”，等等，一直到清代许多字书，大都没有离开从信验出发的各种引申的解释。

虽然，普遍以印代玺字，是秦以后的事，但印字见于古籍则较早。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印董父”，二十七年有“印段”，均是姓氏。印字作为器物之名与玺同义，则始见于战国，除上引《韩非子》、《商君书》外，在战国玺印实物中，还见过“印士”、“工师之印”（图10），可见印字从殷直到战国并未废弃中断，汉代之印字，也是从殷周一脉相承下来的，本来并无权力信验之意。尽管《说文》把“弣”（抑）字来代替印的动词原意，但在人们